

# 走出的新四军老战士

## 他说：“九死一生成孤儿，今是最幸福人”

### 4 找到失散多年的母亲

1949年的一天，焦润坤从上海出发，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南京军区报到。

从上海到南京，途经家乡常州，他不由得停下脚步。这里，是他梦里时常盘桓的故乡啊。

掐指一算，他已经11年没有回到老家了，也11年没有见到失散的父母了。

父母是死是活，他全然不知，可是比起那些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炸死的孩子，他好歹还有一丝希望。

漫无目的地在常州大街上找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

他忽然想到，小时候，母亲曾带他去一个姨父家玩。记忆中，姨父是卖佛香的，住在夫子庙附近。

第一天，他环绕夫子庙找了一圈，见人便问：“有没有见过一个老头，卖香的？”

然而，一天下来，一无所获。

第二天，他想了想，买佛香的大多是老头老太太，这一次，他只问上了年纪的本地人，范围一下子就缩小了。

看到一位老太太，焦润坤就上前问：“娘娘（常州话），有没有一个卖香的老头？”

老太太思索了片刻：“以前有一个，你去弄堂里问问吧。”

他走进了弄堂，那天，焦润坤穿着灰色的军服，腰上别着一支短枪。

弄堂里的人奇怪地打量他：“同志，你是来抓赌，还是来抓坏人的？”“我是来找一个卖香的老头。”

“弄堂最里面那户人家就是。”

焦润坤径直走到弄堂深处，果然有个老头，正微眯着眼睛，在藤椅上打盹。

“阿叔，我打听一个姓焦的。”

那个老头忽然眼睛一亮：“你找她干吗？你姓啥？”

“我姓焦。”焦润坤似乎从他的眼睛里找到光亮。

“你是润坤？你个小鬼，你娘到处找你，都快想死你了。这么多年，你都上哪去了……”

“她还活着？她在哪？”焦润坤有些激动。

“桥那头有个杂货铺，你妈和你妹在门口摆摊。”那老头指着不远处的杭春桥。

焦润坤连忙奔向杭

春桥，下了桥头，他看到母亲蹲在地上，苍老的双手摆弄着地上的青菜，向过往的人流大声吆喝，间或抹一抹汗。

一旁的少女，大概是妹妹，离散的时候她才6岁。女大十八变，变得认不出来了。

母亲的轮廓没有变，还是记忆里坚强清苦的样子，只是11年的时光，皱纹爬上了她的脸，黑发间掺杂着缕缕银丝。

母亲，曾多少次在朦胧的梦里出现，醒来却是枕上的泪痕。

焦润坤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踱步到母亲面前的。他哆嗦着嗓子，喊了一声“姆娘！”

母亲抬起头，愣了一下，缓缓站起来，布满褶皱的双眼瞬间浸满了浑浊的泪：“润坤！”

“姆娘！”“润坤！”母子二人抱在一起。

这时，人群涌了过来，里三层外三层的，大家议论纷纷：“原来这个孤寡老太婆是军属啊。”

母亲的腰杆挺了起来，她不再是任人欺辱的卖菜小贩，她有一个当解放军的儿子。

大家对她的称呼，从“焦妈妈”，变成了“光荣妈妈”。

母亲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天，军管会的人马上安排他母亲和妹妹去上海，母亲成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。

她常给邻里讲述从前的苦日子，她也因此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“钟银秀”。

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享共产党的福了，共产党把我大儿子弄回来了。”

母亲告诉焦润坤，那年在上海郊区离散后不久，父亲就因肺病去世。

焦润坤的弟弟，成年后在轮船上做买卖，都已经定下了一门亲事，哪知道轮船撞沉，弟弟也去了。

每年清明节，母亲都给焦润坤和他弟弟烧纸钱，一边烧，一边呜咽地喃喃自语：“你们兄弟两个到了地下要和睦啊。”

在母亲心里，一个十多年都查无音信的儿子，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吧。

没有想到，有生之年，竟然能够重逢。

“能找到母亲，实在是太幸运了，我终于不是孤儿了。”说起这段往事，焦润坤眼含泪光。



焦润坤与夫人黄强。

### 5 “你老婆跟人跑了”

焦润坤的夫人黄强，今年85岁。她也是名解放军战士，与丈夫有相似的童年经历。

她也是日军侵华的灾童。当年，她的亲生母亲就是在“九一八”逃难中去世的。后来，她忍受不了后妈的虐待，才从家里逃出来参军，认识了焦润坤。

她曾有一个女性化的名字“黄霖”，她嫌太柔弱了，便改成“黄强”。

1951年，焦润坤与黄强在南京喜结连理，婚后在一起的时间，却少得可怜。

结婚没几天，焦润坤远赴朝鲜，参加抗美援朝，回家后，孩子都能叫爸爸了。

不到半年，他又调到徐州空军预科，黄强留在南京带孩子。

组织上为了照顾黄强，把她调到徐州，没想到1954年，焦润坤又被调到朝鲜当飞行员。

一年后，焦润坤回到徐州，有个爱开玩笑的政委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老婆跟人跑了。”

怎么回事？原来，黄强考上了南

京电力学校，一去就是三年。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徐州供电局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焦润坤又被调到天津飞行训练基地。

他始终忘不了每次分别，妻子总是跟着火车追跑，一边挥手，一边抹泪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却总是在火车启动后，偷偷抹去泪水。

组织上考虑到他们夫妻聚少离多，把黄强调到北京。不久，焦润坤转业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援外处工作。

这下好了，一家人总算可以团聚了。北京20平方米的房子，住了五口人，他和妻子，还有三个孩子。双层床虽然拥挤，却是久违的温馨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1969年，正赶上国家搞三线建设，焦润坤被派到湖北十堰市的山沟里工作。

“舍小家，顾大家”这样的话，在他那里不是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。哪里有需要，他就到哪里去，他从来都毫无怨言，服从安排。

直到1984年离休，他跟着妻子一直是两地分居。

三线建设的大部分时间，都是在荒山野岭里工作，条件十分艰苦。居无定所，每天在村民家打地铺。

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焦润坤忽然接到通知，赶快回北京。

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隐隐地感到有不好的事。来不及问，便匆匆赶回家。

推开门，走进低矮的平房，妻子躺在床上，不能动弹。原来，更深夜浓，妻子摸黑回家时，摔进10米来深的坑里，摔断了腿。

一个月后，妻子身体逐渐恢复，他又回到深山冷谷里，为三线建设起早贪黑。

焦润坤说，当时支援国家建设，不能时刻守在家人身边。对于家庭，他亏欠太多，特别感激妻子的理解与包容。

说到这里，正在里间午睡的黄强醒了，焦润坤走过去，自然地扶起她，拉过她的手，介绍：“这是我的老伴。”

### 6 一夜之间成了名人

2014年7月7日，卢沟桥畔，温热有风，焦润坤不会忘记这一天。

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，习近平总书记与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、国民党抗战老兵林上元，共同为“独立自主勋章”雕塑揭幕。

见到习总书记之前，焦润坤准备了满满一肚子话。

可是，当习总书记握着他的手，微笑地说了一句“你身体还那么好”，久经沙场的他却一下子懵了。

那些长篇大论、恢宏气势的话语卡了壳，只朴素地冒出一句：“我赶上好时代了。”

似乎在那一刻，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，一句脱口而出的话，正是他的心里话。

焦润坤说，他这辈子最喜欢的歌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今年，恰逢这首歌诞生80周年。不仅仅因为它是国歌，是自己年少时在教习院学到的歌，更因为它唱出了自己的心声。

他的童年，就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，不得不发出最后的吼声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。

唱起这首歌的时候，他总会潸然泪下。

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，91岁的焦润坤感怀触绪，撰写了一段话，委托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，请宁波书法家李志庆挥毫一张竖幅：

“日军侵华暴行，九死一生成孤儿。坚定跟党走，今是最幸福人。勿忘国耻，圆梦中华。”

### 人物名片

焦润坤，1924年10月出生于江苏常州。1938年~1942年被竺梅先夫妇创办的国际灾童教养院收养。参军后历任文化教员、排长、政治指导员、营教导员等职。参加过激浦突围战，解放战争的宿北、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、豫东、淮海、渡江等战役及抗美援朝。立三等功两次，授三级解放勋章。1964年转业到第一机械工业部，文革期间调三线建二汽，任建设指挥室副主任。1984年离休，厅级待遇。现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宣讲团名誉团长、浙东分会副会长。

感谢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、奉化市新四军研究会提供的帮助

## 角膜塑形镜 控制青少年近视度数增长

角膜塑形镜能有效控制与延缓近视度数的增长，针对家长们关注的有关角膜塑形镜的几个常见问题。

问：角膜塑形镜的作用？  
答：角膜塑形镜是一种高透氧性的硬性角膜接触镜。它是一种通过改变角膜前表面曲率来降低屈光度、提高裸眼视力的非手术矫正方法。角膜塑形镜被誉为“睡觉就能控制和矫正近视的技术”，近视者在晚上戴角膜塑形镜8-10小时后，白天不用戴任何眼镜，视力会处于不近视或降低了的近视状态。角膜塑形镜也被称为“OK”镜，其实“OK”是“Orthokeratology”的缩写。

问：角膜塑形镜有哪些优势？  
答：与框架眼镜相比，角膜塑形镜除了拥有框架镜能提供的清晰视力外，还可以改变角膜形态，控制与延缓近视度数的增长。大多数的患者戴上角膜塑形镜后近视的发展从戴前的每年增加100度左右，下降到每年平均只增加13度左右。角膜塑形镜的设计完全按照人眼角膜的地形图数据，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设计镜

片参数，为每位近视者量身定制镜片。  
问：哪些人适合配戴角膜塑形镜？  
答：近视度数在600度以内、散光在300度以内；年龄在8岁以上，眼部无疾病。角膜塑形镜的验配有规范的医疗流程，需要经过严格专业的检查，评估眼部状况，才能确定是否适合配戴。

问：角膜塑形镜可以根治近视吗？  
答：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方法与技术可以根治近视，只能通过手术或者非手术方法矫正近视，针对青少年的近视以预防与控制为主。“让孩子走到户外”是近视防控最简单易行的方法。除此之外，写字姿势要端正、不宜长时间玩电子产品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等都是预防近视的方法。

链接：  
笔者访问了宁波爱尔光明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蒋红燕：副主任医师，从事眼科与视光临床工作20多年，擅长各类儿童眼病，近视、远视、弱视及复杂斜视的诊断治疗，在浙东地区较早开展角膜塑形镜、RGP的验配及研究，在儿童近视控制方面有较深造诣